

在錢火焰光中透視社會病理

——沈淪中的醫者救贖之路

年輕時代常聽祖父、母說的一句話是：當醫師最好，不必求人。在他們的時代，台灣人想上進的話，除了醫之外就是農一途。日本據台時期，日本人爲了完全宰制這塊土地的前途，對人民的「社會螺絲化」設下嚴格的條框。日本人不准此地人學人文法政，斷了人民學習自我尊嚴的啓蒙路子。

可是，人是思考的動物，即使是在螺絲釘化的控制之下，台灣優秀人才習醫之後，仍然在當年領導台灣本土文化運動上，有過壯烈的歷史。這樣的氣氛一直籠罩光復後的台灣廿、卅年，醫者這行業，不但是過去廿、卅年，台灣最優秀的人才的聚合之所，他們一直在文化的承傳、創造上，領有先鋒者的角色。

最近十年，這樣氣氛淡了，醫者不再與這個社會的文化脈動共振了，醫者甚至遠遠退出這個社會的進步隊伍。醫學院成了衆人眼中賺錢職業訓練所，而習醫者成了這個社會穩賺不賠的淘金客。

醫者一旦切斷了文化臍帶之後，即成了不折不扣的販賣醫學技術的白衣商人。一旦社會如此定

位，醫這行業，便不再爲人所尊敬，對於病家患者而言，求醫不過是他每日衆多生活消費必需中的一種交易而已。至此，醫者之尊嚴，救人之聖業，濟世之事功，全數盪然。

這是最近十年來，我們所看到最令人難過的，社會地位沉淪中最血淋淋的一幕。醫者到底是什麼？如果醫者對這個社會所提供的只是「醫學技術的服務」那麼今日醫者被社會目爲高所得者，被衆生指爲以「救人之名，吸血之實」的資本剝削者，似乎是無可避免的結局。

爲什麼一個原本是崇高的行業，今日竟淪落到如此不值？更可怖的是，這個行業更已進入一個惡性循環，既然社會把醫業看成單純交易，那麼醫師乾脆把自己企業化，「醫學工業複雜體」也就應運而生了。一旦醫業企業化的結構形成，再好的醫師，即使華陀再世，在這個工業複雜體中，也展現不出渡人苦業的廣闊心懷。

這是今日全世界醫者的困境，台灣醫學界更是飽受衝擊。這個在生死之間爲人戰搏，日日面對人性最赤裸的行業，原是最應

解悟人世，看破塵俗的；今日竟一至如斯，擱淺人世，纏結塵俗。

幾乎到了今日，才比較明白，爲何在日據時代，在台灣文化運動中，有那麼多的醫者獻身。這原是一種命運連理的必然。當時的外來統治者，有意殘絕台灣住民的原生、土地文化，這豈是以濟世爲志業的醫者能忍之事？

今天的醫者不再有相同面對文化滅死的憐憫之心，不再有他們前輩傷痛社會人文病理的憂思之感。我們所不明白的是，到底是什麼原因使他們不再承傳這種透視人世的醫學形而上學（medical metaphysics）？

當整個社會陷入文化腐化與頹灰的氣氛中，當這個社會陷入六合彩與股票、土地投機的狂飆中；只餘少數的文化保護者被「錢火」（Money fire）逼退於這個社會最黯淡的角落之時，今之醫者在錢火熾熱的焰火中，看到了什麼？覺醒了什麼？這是一個醫者反省自我角色的重要時代，也是一個沈淪或救贖的分水嶺。

作者／北醫牙科第十四屆校友，現任人間雜誌總編輯